

我在加纳利见到曾和三毛最亲的人

3

名人传奇

重走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沙漠

三毛说,去撒哈拉居住是她先决定的,缘起的动机非常简单,只是有一天她无意间翻到了国家地理杂志上壮丽的沙漠照片,又想起昔日航行全球的老西班牙帝国还占有一块西属撒哈拉的领土,面积比西班牙本土还大。不过贴心的荷西在她浪漫的念头下,已默默展开具体的安排,包括申请西属撒哈拉磷矿厂的工作。安顿未来在首府阿庸的住处,为三毛先铺好这条直通沙漠的所有准备工作,最后变成是荷西在阿庸等三毛抵达的飞机降落。

三毛骤逝后,每次读到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似乎在字里行间不时会传出一阵阵奇幻的呼唤——“去三毛生活过的沙漠看看吧!”她在那里流浪,她在那里结婚,她在那里拥有了第一个自己建立的家、也在那里攀上了自己文学写作的高峰,三毛更在大沙漠里捡过化石,欣赏过土著雕绘出的绝美的石头,教导过邻家女孩们卫生常识,也偷看过当地人洗澡;她还在撒哈拉遇到舍己救人的沙巴军曹,坚忍不拔的女性沙伊达……这些鲜活的人或事随着时光流转,现在早就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而一一消逝了吧!但至少,我可以帮这位老友回到一个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看今天的撒哈拉大沙漠在她离去后到底是何番风情?

就在这样心情的促使下,我重走了三毛笔下的沙漠……

夜凉如水,我蜷缩着,没有玻璃的窗子透进广寒的气息。不知什么时候,我熟睡在晃动的大巴士车厢里,脑袋直敲在小窗的把手上,却依旧梦着梅克内斯(Meknes)一路东行的橄榄树、绵羊群,以及埋头耕田的驴只。摩洛哥进阿尔及利亚的路原是一片片的绿。

我在埃拉契迪亚(Errachidia)下车,晚上10点10分,总感觉自己不小心走进了遥远的时光隧道,跌入一个时间停止、空间孤立的死城,它似乎只在撒哈拉边缘的绿洲上,闪给旅人一个海市蜃楼的梦。

幸好星月指引着路,否则我抱着地毯、背着行囊,必定会一不小心就误过沙桥,真正跌入没有时间空间的瀚海中。太累了,我坐在路边喘气,手被行李的重量压得几度抽筋。然而树梢落下的黄花却为我点醒出了一个天大的惊喜——满地的石头竟然都藏着亿万年前生物化石。

整个沙漠城堡的人都睡着了吗?怎么就剩我这么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孩子,坐在地上把玩当地物多价贱的化石。整个小城竟然是建筑在远古大海的波心,所有建材都是远古生物化石所凝聚的美丽。菊石、三叶虫、角石、海百合、恐龙齿……冻结了超越时空的万千姿态。

我开始想用地毯包住每一粒绝美动人的化石……可是却包不住整座化石城堡,夜风对我讪笑着蹒跚作响。

天地逆旅的人为什么总想带走一些永远不属于他的东西?不如映着月光让我静静欣赏,谁说每一粒石头不是三毛最爱的《红楼梦》里前缘不尽的印记呢!

整个化石城堡在夜里跟我一起笑了起来。我仿佛也听到了三毛跟荷西在这片大沙漠的某一个角落里留下的年轻笑声。他们就是迷恋于此此刻我眼前的化石,才会一起开着吉普车去沙漠深处寻找,即使荷西遇到流沙差点像电影《可可西里》一样被吞噬了性命,三毛在慌乱的求救中又差点被坏人轻薄强暴;但是我现在亲眼见到撒哈拉沙漠里的化石,才完全明了为什么历劫归来的小夫妻,两人对视一下,还是决定下次要再去沙漠检化

石……正是因为太美太美了呀!

西非加纳利的乡愁——三毛故宅老友之旅

我的心飞回了遥远的非洲加纳利群岛(The Canaries)——那里因为中国台湾远洋渔船的补给站而闻名,因为一两百名中国人在那里开饭馆而闻名,也因为三毛与荷西最甜蜜和最伤痛的往事都在那里。

其实当我回到英国时,我还是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无缘无故,跑去了那个坐落在大西洋里偏僻的地方?更奇妙的是原来一个人也不认得而跑去,10天之后居然能写出这封由衷感激的信,寄向自己所谓“浪漫的故乡”。

还记得4月1日当我在大加纳利岛(Grand Canaria)的机场下飞机时,看着漆黑的夜色,正打算找椅子补个觉,等待天亮公共班车开行,再去市区。谁知道彼此中国人的面孔让我与华侨张继文老先生展开了对话,一谈才发现都是台湾来的。他刚好来接两个女儿自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回到这里,偏偏那班应该比我早起飞的班机误点7个小时,于是竟然先接到了我这个冒失的访客。

就因为这位张先生的一句话,让我产生了去探望一位已逝老友故宅的想法:

“哦!三毛以前就住在这个岛,她家我去过,往北不远的有一个海滩嘛!”于是,在4个多小时后,这位为接女儿等了一夜的老爸,把我们带去了他家。我是整夜未眠,喝着他沏的醇茶勉强提神,心跳跳得猛,尤其当他无心指着我正坐的沙发说:“这是三毛卖给我的,你看坐垫底下的瑞典原木多扎实啊!加上一个餐桌、六张椅子、一片地毯,11年前她才要我一千美元,现在来看真是

太便宜了!”

加纳利是火山地形,不出产木材,家具的价格自然偏高。我握起沙发上一个不同色泽的抱枕,浅绿、淡紫、鲜橘、粉红、靛蓝、浊米六个颜色,它们在红黑白条相间的座套上显得十分抢眼。从已经略微脱线的纹理中,我看到里手上手缝的痕迹,各有花纹却宁静安详地藏藏着秀丽迷人的巧思。

我的心跳更厉害了,我忘了自己不嗜酒,也不嗜咖啡、浓茶,空腹饮来,一如全无防备的心浇灌着一摊老友的遗物,心跳啊!

接下来,认识“中国饭店”的张清渠一家人,是我此行的另一大转折点。张清渠一家正是三毛在荷西死后和她在加纳利最亲的人。我翻出三毛四年多前在当地卖了房子后写的文章《随风而去》,那位在文章中向三毛大喊“陈姐姐,来——亲————一个——”的女孩鲜活地站在我面前。她就是张南施,比我小一岁多,我去造访的那一年,她也有个一岁多的女儿了。我是如此清晰地感觉一群遥远的陌生人,如何因为彼此往昔一位共同的老友,而在今日结成了推心置腹的新知。

在1976年她24岁的大女儿初到加纳利不久,竟然意外出车祸身亡,成为张家始终无法释怀的伤痕,三毛曾关怀安慰这位加纳利丧女的台湾老妈妈。孰料两年不到,在加纳利最西的拉芭玛岛(La Palma),荷西也走了。张妈妈记起她与三毛有一次在机场偶遇,一个哭女、一个哭夫,两人在机场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这幕情景不禁令我内心纠结而不断自问:这是什么样的人世煎熬啊!1991年时,当张南施把报纸上报道三毛之死的文章摊在饭桌上时,张妈妈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大哭了起来,口中不停地她说:“这个孩子太纯、太可爱了……”

尚铁龙考俄语,麦草在外面帮他作弊

7

热门影视



高满堂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九四八年春天,解放军山东连连长尚铁龙率部攻打鞍山,与国民党守敌连连长杨寿山僵持。双方在临时谈判过程中,尚铁龙被人打了黑枪,他误以为开枪的是杨寿山,倒下时回身反击,子弹打中了杨寿山的命根子。麦草接到尚铁龙的阵亡通知书,领着儿子到鞍山寻找丈夫的遗体,从而认识了杨寿山。杨寿山对她的生活、工作百般照顾,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尚铁龙返回鞍山担任分厂厂长,走马上任那天正赶上麦草和杨寿山的婚礼,三人纠缠一生的感情便由此展开……

[上期回顾]

尚铁龙的“快速炼钢法”成功了,加代来他家庆贺,并且向他表示了爱意。但这时麦草闯了进来,指桑骂槐,不想让加代称心。

尚铁龙很是得意。现在,他正坐在公司广播室里,对着话筒给全厂职工工作报告,谈“快速炼钢法”的体会。他正兴致勃勃地讲着,何经理走进广播室,对他悄声说:“老尚,你先停一停,有一件大喜事要向全公司职工通报!”说着把一篇稿子交给广播员。

广播员激情澎湃地朗诵起来:“特大喜报……”广播员讲的是一分厂在张明山师傅的带领下,研制成功轧机反向圆盘自动喂钢装置,结束了小型轧钢机多年来手工喂钢的历史。这一革新,提高了百分之四十的生产效率,节省了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产品质量,消除了人身事故的发生。

尚铁龙的情绪一落千丈,技术革新竟然让杨寿山这小子超过去了!他回到家里喝着闷酒,金虎跑上楼来说:“爹,你们公司领导到我家来说,公司让张明山大大和我爸代表鞍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公司还带来两个裁缝,给我爸量身做衣服,毛料的,中山装!”尚铁龙端着满杯的酒,一动不动。

鞍钢的工人们敲锣打鼓,到火车站热烈欢送进京代表。尚铁龙抱着肩膀在远处望着,杨寿山走到他面前:“老尚,昨晚的事儿,是我不对,别往心里去,向你道歉。”尚铁龙表情平淡:“有你在面前活蹦乱跳得瑟着,我这辈子不会老。”杨寿山笑道:“鞍钢这么大,够咱们蹦跶的,有能耐就使劲蹦,蹦出点火星子来最好。”

外面月光如水,尚铁龙睡不着,从楼上走下来。他看见麦草在收拾杨寿山的小仓房,轻声问:“他一直睡在这儿?”麦草没回头,眼泪滚出眼眶。尚铁龙恨恨地骂:“这个王八蛋,他回来我一定要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麦草轻声说:“铁龙,我跟你说话,能搬走你就搬走吧。”“我搬走?凭什么?”“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明

白。”“我不明白,我心里无愧,有愧的是他,应该搬走的是他!”麦草叹气:“算了,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

尚铁龙默默地看着她,呆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出去。麦草回屋去了。过一阵子,尚铁龙推着三轮车走进院里,车上装的是焊机。他把杨寿山的小仓房的铁门给焊死了。麦草在屋里的窗前看着尚铁龙的举动,无声泪长流。

国庆节过后,杨寿山风风光光从北京观礼回来,大伙围着他问长问短,他把从北京带的土特产给大家品尝。麦草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丈夫。门儿已经睡着,杨寿山在厨房里抹身子,露出浑身健美的肌肉。麦草站在他身后,动情地看着:“寿山,洗完了睡吧,这几天你也够累了。”杨寿山看到麦草异样的眼神,嘟囔道:“你去睡吧,别等我。”麦草走回里屋,铺好被窝,把两个枕头并到一起,然后脱衣上炕。

杨寿山到小仓房准备睡觉,发现铁门被焊死了,他用水棍撬门,尚铁龙来到他身后低声道:“姓杨的,你要把麦草折磨死吗?!”“这,你管不着!”“我还就要管了!”杨寿山瞪着眼:“麦草是我老婆!”尚铁龙急了:“你这个吃粮食不拉人屎的东西!”

杨寿山操起太平大斧,“咣当”一声把铁门劈开。麦草跑回屋里,扑到炕上痛哭起来。尚铁龙恨恨地说:“杨寿山,你要是敢对不起麦草,我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杨寿山一脚踢开门,走进小仓房:“我知道你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不怕!”

为了更好地培训公司的技术骨干,苏联专家组决定,接受鞍钢派出六百名技术骨干到苏联的钢铁企业学习。在赴苏之前,这些骨干首先要到厂里苏联专家辅导班学习。因为时间紧,赴苏学习的人员要赶快确定下来。出国学习培训班正式开课,苏联

专家谢廖沙告诉学员们,到苏联以后,老师都是用俄语讲课,不懂俄语根本听不了课,所以必须努力学习俄语,俄语不及格的,一律不能到苏联学习。杨寿山这时站起来讲俄语:“谢廖沙同志,我们明白自己的使命,我们会努力学习的。”大家都很敬佩杨寿山。尚铁龙心里十分憋气。

第二天,谢廖沙要考昨天教的单词,大家拿出纸笔听写。尚铁龙干呕烟嘴儿,没写出几个俄语字母。听写完毕,大伙纷纷交卷走出教室。尚铁龙走到讲台交卷,谢廖沙看着卷子,严肃地说:“尚铁龙同志,你的语言过不了关,是去不了苏联的。”“这怨我吗?你们的话太难学了。”

尚铁龙在厨房一边做晚饭,一边学俄语,嘴里念一句,看一下本子,心情十分烦躁。金虎嘻嘻笑着:“爹,你不行,我爸那苏联话说的,哇啦哇啦的,可溜了。你就请教教我爸呗,别放下架子,别嫌丢人。”

尚铁龙火了:“我是我爹,你有了爹就不能有爸,再说了,你怎么叫他叫得那么亲?你要是嘴里再蹦出这个字,我非捏出你屎来不可!”金虎一斜眼:“我过去不都这么叫的吗?”尚铁龙蛮横地说:“从今往后就不行!别看他今天张罗得欢,明天我给他拉清单,非和他较较劲不可!”金虎挤眉弄眼:“我看你有点凶凶极恶了!”尚铁龙举起巴掌要打,金虎跑得比兔子还快。

金虎倒是自在,跑到杨寿山这里吃喝上了。麦草看着杨寿山:“铁龙学习吃力,你就帮帮他吧。”“我不能觑着脸到他家去吧?他得下楼来请我。”麦草只好说:“那好吧,我去捎个话儿。唉,我成了你们俩的磨盘了!”说罢出门上楼。

麦草进了尚铁龙家,开门见山:“铁龙,我知道你心里烦,可你下过寿山那样的工夫吗?他脑子不比你转得

快,可人家说了,笨鸟先飞。苏联人一进厂,人家就早早动手学了。”尚铁龙感叹道:“唉!我也就是下手晚了,要是早下手,轮不到他出风头!”

麦草趁热打铁:“人家现在跑到前头去了,你就得脱了鞋撵上去,我跟他说好了,他愿意教你。”“没提条件?”“没有,就是让你下楼请一下,这有啥?”

尚铁龙不愿意了:“想要我三顾茅庐,他当诸葛亮?”麦草来个顺毛捋:“他要是诸葛亮,你是刘备呀,到头来还不是诸葛亮听刘备领导?委屈一阵子,风光一辈子!”尚铁龙不识哄:“跟他,我一辈子也不能委屈,让我去请他,没门!”

麦草气得骂起来:“尚铁龙,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一口咬住驴屎蛋子不放,八根麻花都换,你缺心眼儿呀?杨寿山也不是个东西,会哇啦两句老毛子话,这就牛气了,摆什么大架子?驴呀马呀架子大值钱,人架子大了狗屁不是!你说你们俩,一个是驴粪蛋儿,一个是马粪蛋儿,怎么就是捏不到一块儿去?气死我了,我还不管了!”骂完气哼哼地走了。

培训班俄语考试就要开始了,尚铁龙坐在靠窗的位置。谢廖沙严肃地宣布着考试纪律。教室里,试卷一发下来,杨寿山马上低头很快地答卷。尚铁龙面对试卷,急得抓耳挠腮,不知从何下手,卷子上一片空白。杨寿山鬼鬼祟祟写了张纸条,扔到尚铁龙的桌子上。尚铁龙看了杨寿山一眼,好像会意地点点头,却用纸条擦着鼻涕,扔到一边。

尚铁龙无意间抬起头来,望着窗外,忽然发现,纷纷扬扬的大雪中,麦草把一本俄语书紧贴在窗玻璃上,她的头发都被雪染白了。尚铁龙心中一热,鼻根发酸,眼睛湿润了。杨寿山一扭头,发现了麦草的举动,他恨恨地望着麦草。